

19

T 3210/1432.8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平湖縣志卷十

平湖縣知縣候補同知王恒修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外志

祥異 叢記
寺觀釋道附

八政九功前簡識其大矣春秋紀異不紀祥洪範庶徵
並列休咎漢書亦志五行史家不廢災祥之說然子產
謂天道遠人道邇舊志相傳恐有穿鑿附會史貴闕文
又不可臆斷其誣因列為外編存而不論至若稗官家
言多畸人奇蹟魯應龍閉窻括異志姚桐壽樂郊私語
其最著者皆考鑿得失之林也志外志 陸清獻靈壽
縣志云佛老之宮世俗所崇奉君子所深擯故志中方

外皆擯不載今初議擬倣其體然西宮北寺幾歷千年不忍遺蹟遽湮且如慧辯見賞東坡元璟詩集登諸

欽定四庫全書皆所謂墨名而儒行者因以寺觀釋道附外志末

明 祥異 按前志俱分年條載茲各併于一朝以次 挨列又叢記中有宜纂入祥異者並改正

景泰朝嘉興府圖記元年正月大雪二旬間有黑花凝積至丈餘民多饑死鳥鵲幾盡元夏霖雨傷稼大饑二年夏旱大饑斗米百錢道殣相望五年二月大雪四十日覆壓民廬六年大疫死者相枕藉

按古稱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雨故災祥率以邑記載為

憑不復援引省府志惟景泰間程志全沿圖記文為標出

之

天順朝程志四年五月大水傷禾稼六年大旱鹽運河竭

成化朝程志六年正月大水無麥十二年十二月恒寒冰凝

踰月舟楫不通十三年從圖記 核正九月二十日地震尋倭寇乍

浦

正德朝程志四年夏旱七月七日雨驟至如注下至十月不

止禾腐爛民大饑五年大水傷稼民苦饑流移者半六年春

夏大疫死者相枕藉十一年夏地震

嘉靖朝程志叅九山補志二年春夏大饑三年二月十五日

夜地震夏秋米騰貴七年十月十二日地震八年秋蝗不傷
 稼大水傷稼十七年禾蹲米涌貴民饑死十九年大旱飛蝗
 蔽日食稼民大饑二十三年大旱禾蹲無收米價騰貴石二
 兩民食草木二十四年夏大疫饑殍盈野塞河魚族腥穢不
 可食三十年李樹生王瓜諺云李樹生王瓜百里無人家已
 而倭寇剽殺甚眾三十一年有鴛鴦飛集於屋三十三年有
 大魚浮海至乍浦身高于城數日不去巡按按舊志作胡宗
 憲為文祭之遂乘潮逝後宗憲督兵戰於海倭順潮直犯勢
魚也乃知即三十四年九月初八日未申時有青黑紫色如
 向所祭者日狀者數十與日相盪俄而數百千萬彌天者半逾時向西

北散去三十五年三月地生白毛又有黑者形如亂髮五月
 河濱有血涌如泉如是者三四處十月二十日天鼓鳴於西
 北三十七年有馬道人為孽嘉湖間翦楮為兵焚劫地方分
 遣徒黨徧哄村郭男婦深睡時即為所魘遠近大閱各戶多
 懸籛籛籛籛康熙字典四字以厭勝之訛言妖崇逾三四月
 始息三十九年地震自西北頃刻遂止四十年霪雨大水禾
 渰死

隆慶朝程志叅朱志二年民間訛言選宮人男女未及笄冠
 婚娶畧盡老穉非耦三年十一月二十夜地震四年三月湯
 山陳山發赤光燭天至五年不絕

萬歷朝程志叅九山補志三年春有巨鳥從海南來大如舟
翅如車輪空濛作風雨聲五月朔日食既午中星斗盡見六
月海嘯廬舍漂沒五年九月二十八日西南有一星甚大衝
出紫氣彌天七年夏四月大水白龍從西北來尾帶乍浦東
南城角墮丈餘南門內東偏南河塘三畝積水一時都盡魚
鼈跳擲其中八年閏四月大水民饑九年布政張大忠家廳
柱石盤上忽產一九莖紫芝高數尺十四年秋霪雨十五年
大水風拔木十六年旱無穫饑死無算秋有白龍騰海上紅
光滿天司業沈懋孝見龍首半垂兩角間有金冠紫衣之神
仗劍而立長尺餘龍忽戲吐頷下珠光芒團團大於斗頃之

遂收約在塔院前水中東湖水盡涸學前樓屋石坊俱壞空
中拽人舟而騰有不知去向者十七年大疫積屍滿道河水
不流十八年冬霪雨三月不止稻腐不收二十一年春夜遍
野皆火人聲喧襍遠近驚駭卒無踪跡月餘乃寂夏有大星
隕於新倉化爲石聲聞數十里光徹遠近二十七年圖澤尼
菴旁鄉人掘土見一泥龍經數丈鱗爪髮眉兩角宛然如生
觀者各持一鱗以歸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南門人獲白
龜有角歲餘又獲一鼈背紋有流落江湖四字好事者買而
放之三十二年十一月地震三十四年春學宮前平地涌出
醴泉清芬不竭三十五年四月初四日有黑光如日者數十

與日相盪八月間有三虎不知從何來踞高宮山之坳時叅將馬如錦檄前左二營官兵擒捕縱火焚其窟處三虎躍出二虎上山去不知所向一虎落坡間初稍卑伏旋以首據地作威風大作人頗畏之莫敢前有一兵丁姓者善用义义其口隨嚙斷卽奔嚙丁姓者其人爲所攫傷其肩衣甲皆卸地目中惟見關聖因得不死衆以銃鑽鎗困之遂斃昇入城犬見之驚號踣地馬在絆者裂其韁而去按朱志載天啟甲子同小異因不見于別籍疑卽陳山有三虎與此大萬歷時事傳聞有誤不錄卽三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黑赤

光與日鬪二十七日黑赤日復鬪是年大雨累月不止室廬俱壞田可行舟非極高阜處則粒米無收四十年夏大疫四

十三年七月十八日天裂四十六年十月中三鼓後東北方有白光一道直衝西南亘數十丈形如刀劍鋒芒可畏天明方隱如是者經月四十七年三月初黃霧四塞者再至對面不相見四十八年春地震四月施太史僕家公雞生子形如雀卵色紫六月米價無故忽涌每石至一兩五錢

按九山補志云萬歷間有巨魚乘潮來至雅山迤西陷沙中不得去長幾二十丈撐其口可容人出入里人斮割之聲如雷有琢其骨以爲臼者惜不之見有人持一魚鱗至狀如大竹箬根有數白莖如笋鬚因不載年分附識

天啟朝程志元年春訛傳選宮女爭相嫁娶如隆慶時二年

二月二十四日飛沙蔽天聚成堆其氣甚腥日出無色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申刻地震四年正月十一日雨色如墨水二月三十日日無光旁有黑日摩盪初止二三後至十百計如是者累月冬南城彭姓殺雞腹中有如人頭者口鼻宛然五年八月初一日白晝星見月旁六年七月初一日大風拔木霪雨如注屋室俱毀兩晝夜方息

崇禎朝九山補志叅朱志元年七月二十三日大風海溢壞獨山等處民舍數百廛湖水成鹵夜有浮光若星三年八月乍浦漁者獲一大龜徑六尺許放之海四年十月二十日天鼓鳴五年五月至七月不雨六月二十日黑虹見六年六月

二十五日大風拔木學宮圮石坊倒者十有三居舍咸毀七年蝨害稼九年六月丙子夜有星大如斗色赤芒耀約十丈自西南流而東聲若雷十二年春梯雲橋北肉肆王瑞巖家雞生一卵甚大破之中又有一卵殼甚堅十三年四月初八日雨徹一晝夜至五月初九日禾稼盡淹十七日復淹米至石三兩十四年夏大旱三月不雨五月二十八日飛蝗蔽天道殣相望不逞輩伺有孤行者剽奪之周城外絕人來往十五年夏秋大旱積屍橫道朝所見屍及暮見之非復前屍矣十六年夏大旱民不堪饑相率而掠有米之家逼糶官米十七年二月初一日白虹貫日

國朝

順治朝九山補志參朱志二年六月終夜流星往來如織六年舉人陸濬睿家廳前開雙頭牡丹八年正月初四日有虎自西來至雅山村民喧甚入一矮屋中一屠者從屋上下撻斃之三月初六日白沙灣漁人網得一龜約三尺許而嘴尖如鳥喙夏旱饑秋米價騰貴每石四兩五錢十三年秋大水入室夜臥醒多不知履所在十四年布政陸之祺別業中生並蒂蓮花八月有虎自西來至蒲山數日食山下金姓犬里人駭甚後竟去不知所之十五年八月初九初十日連晝夜大雨平地水深二尺十六年夏夜黑膏見

康熙朝朱志六年冬石米四錢五分七年正月二十七日戌時白虹見西方六月十三日太白經天十五日晝星見十七日戌時地震白毛生八年大雨七八日水没行路十一年秋禾自枯死如席如箕如笠鄉人名箬帽瘟十二年韓家帶民家雞雛生四足四翼九月太白經天十五年四月養濟院瞽者與妻行乞於市懷一男頭大如斗每出閱索施三文十六年雅山虎傷人畜斃之十七年六月十二日青氣亘天十九年八月初二日雅山裂石起蛟大雨水溢乍浦海濱斬蛟一段氣甚腥其大如箕節骨可作舂臼十月初四日彗星晨見東方十一月初一日復見西方蒼白色尾長五六丈二十年

正月二十三日子時大雪雷電二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張婆灣沈姓產一男勢生於額腎囊在腦後口僅一小圓竅三日監其一怖而溺之二十二年二月大雨至四月不止無麥二十三年八月初四日戌時雨後九頭鳥千百其聲者徹夜昧爽翔空若羣鴉狀自北南去競以爆竹逐之是秋人多河魚疾二十六年四月晦大易齊景二鄉暴風雨冰雹大如升次如拳擊春田所植罄盡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未時日旁有五色雲環繞俄頃卽散遠近喧傳日華西疇筆談叅述異記二十九年冬暖如春十一月大雪八日河道皆凍斷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小圩地方大風雨有火龍一條紫火繞身經過田禾一帶數百畝俱被燒焦房舍樹木亦多損壞知縣呂猶龍往驗猶有跌死一屍不知何處人三十四年春乍浦海濱獲一物如人頭面五官四肢全具女形兩乳無別腹白如魚背青有鬚無髮長五六尺一二日而斃三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颶風大作樹連根拔起佑聖宮前過氏坊圯一大石梁擱于民屋之上四十五年春夏霪雨米價翔涌

按朱志紀災祥止康熙二十七年高張二志俱未續載歷年差遠故老無徵茲畧爲補綴

雍正朝浙江通志二年七月十八日大雨海水溢平湖同時被水新纂四年正月十四日訛言屠城闔城驚竄城門踵相

平海縣志 卷十
接竟夜不絕次日知縣楊克慧廉得造言者痛懲之衆乃定
五年大有年穀有一莖兩穗三穗者九年秋蝨傷稼十年春
米涌貴秋蝨又傷稼

乾隆朝高志叅張志元年冬有異鳥蔽天來聲如潮涌暮則
自東南至西北朝復自西北至東南有墜者形如野鴨次年
二月始止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新倉監生徐士穀妻張氏一
產三男

恩賞銀九兩二錢三年壽婦平宋氏一百一歲

恩賞建坊銀三十兩內府緞一疋銀十兩十三年五月久旱米價
騰湧二十一年春夏米貴疫氣盛行二十七年正月十二日

乍浦海中有巨魚追樵舟至龍王堂潮落不能去長十丈有
奇黑色無鱗自口至腮徑丈自脊至腹高二丈土人謀剖之
卜於龍神吉乃先斷其尾魚負痛吼聲如雷鼻氣衝沙成二
溝遂羣鬪割之內殷紅多筋絡不腥脊骨正方析之大逾白
舌長甚上齶叢生黃刺約五寸許新纂七月七日暴雨十三
日復雨竟夕不止水暴漲陸可行舟是冬甚寒東湖冰堅舟
楫不通三十七年八月十一日大雨如注自辰至午水驟長
丈餘三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黎明大風雨有物空中自東
南來穿城迤西北去所過發屋拔木沈氏廳移尺許舟有擲
數里外者四十六年六月旱十八日颶風陡作大雨竟夜海

溢瀕海廬舍飄蕩無算海潮逾塘入湖湖水皆鹹水退田中獲海蜚無算按海溢之夜幸湖止一至若濤頭繼入恐不獨沿海居民之罹厄也十二月十二

日大雷電四十七年九月陳家河有物空中過冰雹隨之迤

北一帶稻田數百畝為所擊罄盡五十年大旱支河又港皆

涸五十一年春石米錢五千五十二年大有年十二月二十

一日大雪盈尺二十四日二十五日連夕霧凇占者謂豐年

之兆

叢記按新志創為子注凡遺聞軼說足以羽翼本文者悉採入各門其無可附麗而亦為網羅所必及者

擇其尤雅得如干則

宋

樂郊私語紹興間有海鹽丞簡傲不羈志輕一世嘗謁一鄉

大夫主人偶遲遲而出丞故好睡比主人出則丞已鼾聲如

雷矣主人以客睡不敢呼亦復就睡丞覺亦以主睡不敢呼

更復就睡如初究之主客更相臥醒至日沒丞起而去不交

一言趙子固愛其事作圖紀其說於上置之座右曰此二人

大有華胥風氣足以愧世之責望賓主者

睽車志紹興二十二年邑人魯瓌赴省試納卷畢將出門偶

思卷中詩誤押旁韻倉皇反走至幕求之時卷軸山積人語

喧闐決謂不可檢尋歎恨憂沮適一老吏問其故曰吾能為

公取之瓌許賂鏹二十千吏即入幕於亂卷中一探得之以

授瓌乃塗竄其誤吏囑曰謝錕幸爲送吳山坊第幾宅卽我家也瓌喜謝而去越三日往謁其家則云某人者故太常吏人死已旬日矣詢其狀貌正貢院所見者也瓌驚喑因語其故且感其德以錕付其家已而登第

閒窻括異志賣假香多有罪報有黃翁者居東湖楊柳巷每往臨安江下收買甜頭甜頭者香行俚語乃海南販到栢木及藤頭是也其法斷截如箋香片子與番香相和上甑蒸透以米湯調合墨水用茆帚蘸墨水就甑內翻灑令其遍斑取出攤乾上市貨賣淳熙年間黃泊船東湖口金山大王廟前三鼓時忽一人捲起連拳毆之謂曰汝作罪業貨賣假香可速去來過更時許方得蘓醒次日抵舍病月餘斃矣後其妻夢至陰府見二鬼以沸湯兩桶沃一罪人鬼叱曰婆子此汝夫黃某也在世貨賣假香今受此報驚寤悲泣令諸子飯僧設功德追度其夫遂改業別爲生理

程史慶元間有宿儒以文名入釐掖爲承旨朝議謂且大用會韓平原有歸子曰葦先鈐吳門兵時出妾方娠鬻海鹽當湖魯氏得男焉葦也旣貴無他子遂以重幣請于魯歸之始至而平原適有恩制當降麻偶不詳知遂於廷綸中用魯公拜後事意蓋指忠獻耳有欲進者忌之摘其語謂含譏刺平原讀之見其姓之偶符大怒不踰月遂去國終其身不復用

當其下筆時初不自覺轉喉之觸謂禍福不可以智力勝當於此乎占之

閒窻括異志當湖酒庫有四聖廟前後交承祀奉甚謹初到上兩幡旣解印復兩幡酬神庇以爲定例丙辰丁巳間有姑蘓姚承節應瑞者董糟邱取幡染黑色雜用無知者及去任未數里其子爲神所憑曰我立祠福汝坊場久矣安得擅取新舊幡以爲兒服歷道所以衆皆驚愕姚懼亟禱於神許以謝過子遂甦

閒窻括異志去東湖三四里村曰楊墩有楊四九以養鴨爲生數百爲羣人有驚之者楊爲之打併斫其頸然後付之又得燻治法沃以熱湯令氣未絕燻之毛易脫晚年得一疾甚怪每浴須湯極熱皮膚皆浸爛始快人以爲活受獲湯地獄報云

閒窻括異志案山有大穴如甕下極空洞巨蟒潛伏於內時有人見之或偃臥湖沙之側近年有數道者居之佛殿廊廡稍稍成緒蛇亦不復見矣余家舊有蛇穴於壁間每春月常有小蛇出沒近歲稍少又有一族人課僕鋤草忽聞地中有聲入土尺許有石板蓋覆甚固攻之得缸可貯數石米其中皆巨蛇八九奔走四出急擊之或死或竄去竟不知從何而入也

元

閒窻括異志至元間普照寺有刀鐻工見道上一荷葉舒卷不已一人拾置懷中去叩之乃至元鈔三十文夏氏僕嘗見小花蛇盤旋道左行人取而藏諸袖問之乃至元鈔二十文按海鹽圖經以應龍爲宋人然本文載有至元間事故列于元

樂郊私語蘆瀝巡檢范廉卿爲人恂恂儒者顧長騎射無論鳥獸不及飛竄雖海塗上跳魚子蟹之細徒射之百不失一夜每懸火竿上去竿三百步從暗中射火無不滅者州瀕海亡命販鹽擅利操兵飛棹往來莫之敢撓至是皆心懼廉卿毋敢於州北私販境內爲之肅然時本路推官陳春以平反鹽獄百人見稱大僚以爲使巡官人人如范何必陳司理平反也

樂郊私語州民有朴知義者家翁莊堰幼生而不慧至八歲不語一日俄謂其母曰今日墻上有一鬪孃可避之舉家駭而且喜已而鄰人之牛果鬪墻外是夜復不言數日復言有官兵來未幾張軍從雲間來自此言無不驗四方挾錢帛來問者如見神明家至驟富有凶事者輒指而告之如響人始見之多面如死灰惟恐其有惡言也母因戒之其後惟母告之言則言年十九始娶與其妻一接而殞此雖人妖亦似乎保

真通靈故能前知如此及少近婦人忽焉滅沒殆真泄而神與之俱亡無足怪也

明

善券錄屠康僖爲比部郎建恤刑之議命下夢神告之曰汝命無子恤刑陰德甚重上帝錫汝三子皆衣紫腰金是後連舉應塤應坤應垓皆通顯

德藏寺志畧正德己巳夏大旱德藏寺僧房掘井纔四尺忽得一石犬少頃黑水泛溢中有小魚尾僧驚懼掩之

烏衣佳話趙掌垣漢佃戶陸大朴野勤儉頗足衣食忽有由拳捕兵數人擁入其家以盜攀害拷掠追索不勝其楚警家所有悉與之猶不足則賣田房以贖中不勝憤控監司行縣追問陸素訥不能質對謀於趙趙付以詩云自昔只聞人捕虎于今駕虎徧傷民何時得向龔黃語除盜先除捕盜人若因其被害而慰解之者且戒之曰慎勿洩候質對時出此陸如其言遂得直捕兵追賊發戍

湧幢小品馮祐山汝弼任工科時汪鉉爲冢宰科道交彈汪猶奏辯不已馮疏七上是夕夢逐一惡少過橋橋爲所斷馮佇立良久不得渡有人從橋下操舟葺橋則窻外雞鳴矣同年潘十泉子正時在刑科上疏之夕夢一大缸缸內大黑魚一小魚數十大黑魚翻身一躍缸水皆渾小魚爲其所吞吞

而復出若死若生者數枚有頃遂甦不甦者二枚大魚亦死時汪復上疏力許馮疏留中者三日衆慮上意不測屠侍讀應竣謂馮曰昨上置公本於几上連看數次怒形於色急召閣老李序庵時費鵝湖宏入上大聲曰如何不與處分對曰臣等待他自陳上大怒連叫曰他肯自陳他肯自陳汪不得已疏上翼日旨下汪罷去科道交章者十人受廷杖死者二人薛宗愷曾翀而馮及翁溥等八人俱謫外汪尋死

祐山雜說嘗檢古人名句云閉鋤明月種梅花恨無可對嘉靖甲辰自太倉入覲偕僚友坐吏部席舍中以前句索對對者數人皆下平最後張洪齋云漫捲疏簾邀燕子清麗閎雅可愛因揭之家園廳柱後徐七橋見之云間鋤明月字意本虛謾捲疎簾似太實因對云謾掃白雲看鳥跡則超塵凡始有仙氣因呼爲徐白雲

湧幢小品陸莊簡少時館於陶氏夜夢三神昇火器至前曰祝融將有所做以公在薄其罰語畢焰起莊簡力懇曰第及三舍不旁延也翼日果燕三楹嘗渡江遇疾風舟幾覆肅衣冠自訟須臾若有物曳舟者抵淺洲免焉自是遂戒牲庖

話舊錄陳員嶠泰來年十九第欽賜蓮花燈歸娶時同年劉抑亭爲湖令贈聯云秋進士聯春進士大登科後小登科婚之夕夢至一山羣仙畢集共賦詩云涼風拂拂白雲收宦

海茫茫恁日休翦紙作驢輕撥刺桃花洞口笑淹留樂甚旁
有仙曰汝乾凌子也辰後一年當會於此遂自號乾凌子

善秀錄屠諭德應垓居秋涇橋有隣人負其子孟元銀以屋
基及小塋償之孟元不肯受曰吾當另酬汝直前銀不追也
鄰人感之以實訴云契因抵負故昂寫今酬直何敢多領孟
元高其義曰汝不讀書尙知禮義不欲虛受我值我反見利
忘義耶固與之及官諭歸鄰人來訪訴其子之厚德公曰爾
房已售今何居曰移某所矣呼孟元檢契還之且爲葺其墓
戒家人毋相侵犯

德慧錄屠諭德欲治一僕怒甚僕求解於夫人夫人曰可置
一大魚來莫測其旨應垓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旁微笑
曰但水寬耳僕竟獲免

東湖乘陸津陽幼時早出遇魍魎高與樓齊聞人言魍魎示
物可以占終身乃就乞之與之疋布從樓下掛後果以藩伯
內陞符其兆

續見聞雜記俞應霖學憲咨伯子也臂有神力不治家業屢
慕荆卿聶子之爲人彷彿竊其影似同村人有白俞黑俞者
俱大戶好武斷黑白各立門黨漸成讐鬬白傍理而弱黑橫
悖而強白嘗受侮于黑每有傷心處莫可控者一夕泣訴應
霖曰公天下有心人也弱妻薄產願爲公獻誓不與同生公

何忍令我含羞至此應霖慨諾若不介意者陽與黑俞交好
一日置酒大泖中徧延村客應霖舉巨觴曰請以軍法行令
何如衆唯唯酒至黑俞有難色應霖起請如令麾衆縛之歷
數其罪曰當爲若輩除此虺蜴衆猶以爲戲耳應霖忽舉
手揪其髮如巨靈拾腐草望波中一撇倏焉不知所在舟中
人無不膽碎而魄飛者明晨應霖自具首狀出邑認罪身繫
獄底者累月適南冢宰邱有岳聞其事力爲伸救得減死邱
係福建泉州人初學憲爲泉州守邱一貧儒也力不能婚外
家侮之訟官以圖離異學憲公賞邱制藝身爲媒妁捐俸助
邱立刻成姻今力援應霖以報前誼後倭寇當湖應霖常效
力總督胡公麾下

東湖乘陸莊簡以司寇假歸令來謁問曰今歲不登錢糧合
徵否公沉吟不答令再問公又不答旣去子弟進曰彼竭誠
相叩一邑事待大人一言奈何終不答耶公曰吁爾何知我
以爲應徵則得罪鄉里以爲不應徵則國家經費將何出令
揣公意遂經歲不徵及公起大家宰而令以不催科議落職
九卿僉押時公亦無他語但顰蹙曰如敝鄉賢父母何遂俱
不署令得無恙

程志嘉靖間倭寇散掠村落有三倭入獨山民王姓家刃方
加王頸犬忽嚙倭腿兩倭共逐犬里許殺之一倭負痛釋刃

王急走得脫

程志劉存義令湖時倭寇城急思城上懸燈風雨吹爛且苦燭寡令鐵工作薄鐵板斲薪木以瀝青灌其上爲長鈎墜城腰上置木板遮覆瀝青遇風雨益熾不添燭而火光亘長夜且城上望城下如晝城下望城上如漆

按是時邑人沈懋孝仿松江城守之法言之存義用以堅壘

程志沈坤居湖之西麓家頗饒不爲產業計學文不就去學武嘉靖間以門戶充役集收銀米遇歲饑死者相枕坤悉散家貲并所收銀米以療饑民官督之茫無以應甘罪獄中會

倭寇猝臨總督胡公募敢勇之士聞坤名出獄留幕下議論頗當胡意一日倭戰王江涇我軍失利胡亦被圍坤子惟敬甫弱冠單騎突圍中挾胡而出胡益愛重坤受職千總部兵三千父子設計僞裝犒軍官滿載藥酒手執公文經倭營而過度倭追將近父子棄舟渡水走倭得酒甚喜爭飲而死者無算

按明史倭中毒酒事在磚橋之敗前時宗憲尙爲巡按篇中云總督及叙次前後均有誤

海鹽圖經陳馬兒者乍浦軍人嘉靖間倭犯金家灣指揮方泰射中一倭追之墜馬而傷馬兒扶泰上馬與敖鎮護從一

倭刺馬兒不能中一倭刺鎮仆之馬兒以鎮起復有二倭至同刺馬兒鎗及身馬兒以脇夾其一以足拉去其一一人敵四倭戰甚力援絕至山半自擲下足陷石窖中被殺泰為文祭而瘞之哭之甚哀

討橙編初倭巢沈莊總制胡公覓善說者眾莫應庠生沈維綺慨然請往胡問汝何策以動之綺曰倭巢綺室當以主人禮之綺有遶舍田數百畝因寇荒蕪國課無措誘彼屯田徐圖說之胡善其議綺儒服入倭叢中為叙主客禮談論頗洽因說以耕種之利并為畫久遠計而陰俟大兵四集一夕風聞有漏其謀於倭倭心力者胡公疑綺語洩合門綁軍前將從軍法通邑冠紳父老願以身保胡疑始解後卒殲倭實綺本謀也

朱志虹霓堰民金錫遇倭警棄周歲兒汝礪於臥榻下以薪室之倭突至有僕郭助匿於梁見倭去薪以予刺床下者數四不中汝礪後官真定守萬歷辛亥元旦過滕縣沐浴焚香袍笏端坐令人謁則曰今日與君別令駭問故曰我一生為官清正上帝命為揚州城隍役輩已來迎矣揮手坐而逝湧幢小岳嘉靖甲辰大荒有趙通判者下縣催徵刑法嚴刻邑人大恐時乞兒甚多有犬作人言曰趙通判領庫銀三千行賑盡往懇相率詣趙倏忽數百人無賴子又乘之大噪趙

惶懼踰牆遁去乃待停徵

荻莊雜錄嘉靖庚戌西門外居民姚姓掘竹園中見一古穴磁器無數中忽飛出一物近視莫辨其形遠視宛然一婦人也立竹間須臾躍水而去

端居錄嘉靖時海鹽諸生陸斯溟鷓讀書太學時武惠方柄用索鷓譜系視之知出自御史詔之後曰吾與若族也鷓笑曰昔狄將軍不敢擅附梁公寧使我仰愧古人耶武惠數招之飲不赴益器重之

古狂隨筆沈晴峯登春榜未對策而歸時邑尉某頗有惠政蒞任未久卒於官寡妻弱子貧無以歸公往弔以百金爲轉始得扶輿還鄉里越五年晴峯赴都補試尉子已先入翰林矣乃極道公盛德遍懇當事遂得館選是科鼎甲外翰林惟公一人而已

靜志居詩話孫簡肅家誠頗嚴諸子析箸後命每夕各出盤蔬盪酒共飲飲畢分題賦詩其意以爲兄弟日親則妻妾之言不得而間蓋亦具苦心矣

程志嘉靖末有方士寓沈太史懋孝家挾一木神稱卓小仙長二尺許紫袍冠帶綽有威儀脩小桌椅坐臺上揖讓言笑如生談詩論文聲壘可聽能知未來事時懋孝未第方與談謔間忽指門外曰貴同年至矣則馮敏功也後果同榜

程志萬歷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劉令士瑗夢關帝曰汝明晨有難可向西南急避明日有木工莊應山訴事於庭一言不協持斧直上傷一指急走西南得免工東走衆呼逐至漢水橋樓上一婦投紡車胷之不得去衆攫而杖殺之
討桂編張大忠爲嶺南方伯萬歷辛卯九月棘圍事竣將奏計闕下挈家口還浙江路出贛州其姻家都御史秦耀留宴南贛署中所携妾媵二十四人封鎖西水驛內其夜浮雲方散明月漸升半空中有璵筮錦衫藍帶一人執黃金傘下厲聲曰某奉天帝命來召張布政去遂留傘於庭復騰空去舉家大悸夜半方伯還具白其事大駭曰頃於御史所失去黃金傘卽此也未幾疾作不數日死

朱志萬歷辛卯諸生胡士相疾甚至嘔其肺出忽有兩雲水造廬曰非我莫能瘳也出金色丸二服之立起叩其姓曰許曰葛臨別云至錢江重晤已而造江干見一廟供三神像中爲呂祖其左右許葛兩真君卽所見兩雲水也亟取香燭再叩則併廟不見矣是年胡售鄉榜

耳談維揚鹽商史翁其家頗饒有誣其不法於麻城觀察蔡公適同年陸考功志孝過蔡偶語及之遂得釋陸實未識其人也後轉倅黃州將於維揚購媵爲主器計至一家見其祠堂木主有志孝名大詫問故卽史翁也翁出率家人羅拜願

以弱息屬箕帚遂舉一子

討桂編洪世基有聲庠序嘗以元自負庚子秋獲雋於浙庚戌春計偕入京邸忽夢演蕭何築壇拜韓信劇寤而喜曰建旗鼓以登場非佳兆乎迨放榜元乃吳興韓敬而主司則天官侍郎粵西蕭雲舉也

柘湖遺事施相國鳳來丁未會試場前問試題于乩仙乩書曰丈人章問次題乩復書曰丈人章眾驚異謂仙特遊戲以欺人耳既而入闈首題君子之仕也二句次題君子依乎中庸始悟在丈人章註中也榜發施捷第

五湖外史萬歷間顧太宇公游行湖上偶憇小廟中太史施存梅公不期而入兩人並揖其神顧先起見其神拱立時兩公皆青衿也顧猶馳聲學宮遂秘之以大物自任及丁未施公大魁天下而始知神之起立蓋為施太史云

朱志萬歷已酉秋郭紹儀赴省試卜之籤吉祈夢於于墳不吉無所適從叩諸乩示一詩曰卜吉夢不吉籤靈夢不靈誰能不由戶居敬以臨民迨入棘圍則誰能出不由戶二句題也果售五上春官不第天啟乙丑登會榜則居敬而行簡二句題云

程志萬歷已酉十一月象林蕭令入覲攜歸牡丹一盆以枯竹一枝扶花不數日枯竹生細葉清翠可觀令公用小紅旗

插竹上書曰瑞竹

居易錄郭紹儀雪夜讀書地涌水盈尺許因悟坎離之義又

嘗飲酒肆見一人古貌脩然徧身絲縷如牛毛紅類丹砂異

之就與語自言是靖難時人遂從受養生之術古狂隨筆乾隆乙丑開河

于施家墳前得一碑曰雪夜湧
求處下有小子註萬歷某年立

楚談萬歷戊午六月初十夜雷雨大作圖澤居民馬若虛家

有布裙在庭中見紅印數十字畫俱天文不可識舉家惶懼

請道士以符水經懺禱之付裙於火火焰騰光中現出佛壽

二字佛壽卽其家僮名也又見雷神露一手手執鼓光怪變

異莫測其故後馬亦無恙

雷藪居民王禮家一日雷震其後園地少陷掘之得雷斧十

三事狀似鉞而各異色紫澤如漆

九山志天妃宮道士竹英老持齋素死之日見夢於清溪林

思巖曰我天妃宮竹道人也今生汝家林覺而異之使問之

曰方屬續耳旋生子名中芳字佩蘭登天啟甲子賢書官太

倉州學正歸塑道人像於殿東廡時掃墓增築焉

叢談採餘沈孝廉位中早卒遺孤甫四齡友人陸中翰延揚

携至家撫之成立陸始居當湖天啟四年遷海鹽之半邏村

是歲五月六日故居比鄰悉被盜陸竟以徙居免又居海時

夜半嘗出就飲比歸見有執城隍號燈者四人諦視之位中

亦在列陸知爲鬼急走避之是夜村遭火焚獨陸所居無恙始信鬼神實護之云

九山志嘉郡備兵使者春汎例發標兵船十四隻過堰出海協守乍浦萬歷末年一兵自南門出日將夕矣經湯山南見有物如龍頭大過於牛兩角白髯自山而下若赴海者兵驚仆半晌始甦已不見

傳疑錄天啟甲子市有金大鼎居北門遇一犬噬其足者三金怒呼主人曰汝畜惡犬害我不早除我鳴官也至晚金夢犬作人言曰我王四也二十年前與若同爲書辦若中我法死不瞑目今相遇正我洩寃時也金大驚追思往事不繆翌日具享儀往拜犬怒不食見金猶作噬狀乃禮懺施食數年不敢過其道

程志天啟乙丑春乍浦王千戶家園中掘土得一小兒長尺許王以爲恠擊碎之棄池中或曰此人參茯苓精也食之可延年王大悔恨車盡池水終無所見

程志天啟丙寅七月十六日縣南王姓家有樓獨聳忽聞樓上有羣鴉爭食聲視之則見蔬食一大盃正在樓脊最巔處鴉共攫取盃猶不傾不知何自而來

靜志居詩話陸啟浚性最豪邁遊金陵盡召歌妓大會詞人于桃葉渡妓有呼延紅菊者武安人倚船牕謂女伴曰今日

平海縣志 卷十
之集惜無兩岸芙蓉一日復治具張讌至則晚風拂席荷香
襲人四座莫測其故蓋先以善價購得百缸碎而沉之自是
十四樓中奉爲上客

吉雲草堂集聖塘關俞恩奕號五如書法酷似董文敏欲招
致幕下俞曰吾豈爲人作書傭耶後偶寓乍浦盜入其室俞
詭曰吾西席俞某盜喜曰久熟君名獲名士甚於寶貨竟擄
去後盜敗俞亦陷獄文敏偶至刑部見俞名於爰書驚曰此
吾故人乃浙西名士罹冤者爲之開釋後遂入幕其書法卽
文敏不能卽辯

軼聞崇禎元年秋海水溢入內河沿海水涵禾多萎死有老
農金姓者置桔槔於水面夜半戽水入田禾竟無恙蓋海水
性沉夜靜則淀其取於水面者皆河水也此農之巧思可以
爲法

九山志崇禎六年秋海寇劉香連艘數百將犯乍浦時兵巡
道蔡懋德海防同知楊起鳳按乍同叅將江之清督兵戍守
申嚴斥堠晝則升旗夜則燃七星燈於觀山之巔以示有備
賊舟及岸銃砲不絕遂失利而退

德藏寺志畧崇禎九年春金陵褚雲客寓東隱房有華陰道
人降乩云控鶴飄然海上來閒看花逐五雲開香風裊裊分
南北祇採雙株供玉臺是秋獲售者五人聯捷者倪長圩曹

溶二人

東湖乘是科解元倪長垣第二李長苞第三曹溶而陸上瀾又南京第二一科四魁他邑未有也

朱志崇禎丙子有遠來星士自稱鐵筆道人叩功名者無一許可獨斷倪長圩爲解元揭曉之夕鐵筆携樽至倪舍曰與君痛飲俟之遲明報果至

朱志沈孝廉中柱試南宮家中百怪交作諸物無故自行有火毬圓徑數尺滾於几未幾報捷

九山志王氏墓在陳山將移葬湯山開壙有水一泓小金鯽二尾遊其中

靜志居詩話錢穉農韶年儻募不羈游白門與青樓妓暱欲挾之歸妓曰以君之才妾侍箕箒宜也但觀君談論恨讀書

尙少願以異日穉農恥之還里門假東湖僧舍以居夜讀昭明文選一沙彌前曰秀才年不爲少矣乃尙讀此鬼園冊耶穉農益以爲恥發憤研究經史多所撰述

現果隨錄馬給諫嘉植奉差任外時因某衙門解欠糧陳明甫二吏至囑扑死馬公從之元旦掃墓忽見二鬼陳寃馬公曰此某臺意非我也鬼曰此罪我二人偶爲替身原非本犯若賜駁問我卽辯明以雷電之下不容置辯故負寃而死今雖不索命公不久亦當謝世爲蒲圻城隍矣馬公惡之遂持齋戒披削已十二年寄靜化城菴一日以小恙食雞子夜分後見二吏告曰公以破齋素某日當赴蒲圻矣至期目見候

吏而逝

國朝

西河集纂陸雅坪閣學年十四值

大兵徇江南公父未庵爲鑲黃旗帶子阿什兔所執將加刃公從麥隴中躍出大呼曰寧殺我勿傷我父也阿異之乃舍未庵而俘公以去獻之固山誠順伯馬光遠試以文大喜遂撫爲子時永平舉人李茂春設教遷安之龍起寺馬命往受業卽入遷安籍應試縣府皆第一馬慮其名過著不令赴院試留於旗四年適公兄世楷以拔貢謁選未庵亦領丙戌鄉薦赴公車共訪得之乃詣馬第乞放歸旣公爲中書舍人而誠

順伯適於是年得疾薨公偕諸子侍湯藥服疏麻以報撫育恩焉己未舉博學宏詞改翰林不數年大考擢一等第一一日七轉官階自編修洊陞閣學期年卽乞休抵家日著屐登岸脩然物外自題墓表云紫微進士鴻詞翰林一日七遷期年致政今墓表猶存

古狂隨筆順治乙酉七月張如翰躡屐往西聞兵至投屐而趨欲逃無路忽見橋下一關帝廟思禱之急掣一籤云北山門下好安居不及讀下往北而行時居民皆出北門離城里許果有一小廟在欲入而婦女已充滿于內因于山門坐以待旦

筠廊二筆宜興故相妾轉嫁平湖携一宋製白玉太真睡像
祕藏枕函中六十餘年近已得善價爲武林貴官有矣
曠園雜志吳氏壞墻下掘得銅香爐燭檠一副爐無他異燭
檠則燃燭時燭上有兩龍蜿蜒遊戲且聞奏樂聲順治初年
爲有力者取去

西軒筆談張豈文者乙卯孝廉周鼎甲子副元家漢之父也
禠躬端方年過七旬丰神洒落一日掃墓歸道旁見一叟持
畚鍤治地見豈文瞠目直視曰君非八官乎豈文亦謂其人
曰而非路某乎今年九十以外耶曰不止然則百歲耶曰不
止考某生時年月一百十四歲矣蓋族僕也與之談舊事歷

歷應對不爽勞以粉資角黍大噉十餘枚豈文異之招至家
付以賓禮與之酒食又復大噉翌日豈文對親友言及爭設
酌邀飲無不盡歡陸侍御鶴田公具晚生帖敦請分庭抗禮
令其面南坐相接甚恭某曰鄉紳家甚無趣云何吃酒要拜
如許揖謂打拱也歸後得疾卽於是年考終

東湖乘江仁愿富而無後晚年娶妾生一子恐族人之傾奪
也乃與妾窖六千金於室後數年啟視無有矣妾有弟常往
來江大疑妾無以自明請愿窮搜之則窖旁土浮動隨土尋
覓已過門外始得金夜夢神謂之曰存爾金不能保爾子矣
未幾子果夭族遂爭取其家

堅瓠集無錫人爲平湖令有才名而簞簞不飭巡方將劾之
憐其才出一聯云平湖湖水水平湖未厭所欲令對云無錫
錫山山無錫空得其名遂得免劾

西野筆談我湖典舖自徽商黃成山控縣令景貞運後息增
至三分貧民嗟怨後趙恭毅公申喬撫浙題請分半起息立
石永爲定例公去任衆商賄囑憲司經承具呈府縣將謀翻
案紳士無一起而撓之者獨山陰趙瞻侯僑居我湖不憚勞
怨遍控各憲始得仍遵趙例瞻侯一人之力也

東湖志中南山人常言高詹事生有異質身御盛服雖當酷
暑曾無點汗便遺之事終日不行以是出入禁闈從客中禮
凡侍從諸臣俱莫能及

朱志飛錫庵東有金文獻者卒年六十有三瀕小殮遍體忽
涌蓮花枝葉分明甚爲鮮艷所焚衣衾處灰飛墮地俱成朶
朶香蓮聚觀者莫不驚嘆感化蓋由其平日敦倫樂善濟難
扶傾途遇零磚片盃亦必拾貯囊中以覆遺骸之暴露者卽
易簣時猶以恤佃蠲逋爲囑善果所結故能變現如此

古狂隨筆徐某諱其名康熙某年登賢書房考爲淳安令胡
就仁有富人賄盜陷其讐者三人令嚴鞫不承富人慮昭雪
爲已害時徐適至知爲令君門人遂盛筵款接致厚贖因具
言三人真積盜必併殺之可永無盜患矣徐轉以告獄遂定

次年胡卒於署徐往奠適是日決諸盜泊歸得疾三人之魂
卽隨至索命百方祈禳終不解遂卒

按信徵錄載此事頗詳更其姓名爲張晉康熙甲子舉人
考選舉中是科並無名晉者又錄內載邑人邵昌齡陸米
蟲事亦改丁卯爲丁巳邵爲趙

受中編陸孝山爲南雄守迎養其父值誕日官屬紳士有餽
遺孝山悉以呈俟有所受密令備之以進而外則盡邵之真
不媿養志矣

受中編沈瞻琉晚年有一孫一女女已久嫁一日呼歸曰我
大限已至將與汝訣女駭曰何作此不祥語是夜孫發微熱
晨忽謂女曰我尙未得去孫將發痘止此弱息當善視之汝
更數日來可也未幾孫果痘已愈乃復呼女歸曰今已無他
事可去矣遂沐浴更衣而逝

德藏寺志畧康熙丙寅春乍浦海中浮一木像來羣兒昇之
至岸頂盛擐甲高二尺許僉曰天尊有好事者塗以金營草
房以奉之設籤筊偶有所驗乃神奇其說遠近聞之皆來祈
禱男女雜遝一狂惑奔走之徒日以萬計守備慮有他變移
會到縣批押德藏寺之後殿收貯又有利其香燭齋供者復
過爲神奇而百里內外之鄉民其昇竹椅以請神者不可勝
數雖有捕官巡役總莫之禁也寺僧不平鳴之縣立可將天

尊焚之然竟焚之而已絕無他患

受中編陸亮周居新倉康熙初歲祲有菱湖人持五百金來
糴舟次廣陳爲饑民所掠其人踉蹌訴於亮周莫資之路費
亮周遣訪得實出橐中金如數償之其人感涕願受半亮周
曰我以此金賑我鄉耳汝 賈豈可虧本後其人每至湖必
以菜果餽識弗諉焉亮周子元一少年舉於鄉

述異記康熙二十九年乍浦有二遊女隨從僕媵似右族豪
家云是姑嫂從雲間來遍遊城內外至駐防署前有鐵墩重
三百斤二女笑相讓舉之其嫂掇至平胸十三舉氣色如常
其姑舉之又加四焉觀者如堵不敢詢其來歷

朱志陸文學德原止一子艱於得孫因虔行功過格康熙甲
辰赴杭於望仙橋下拾得遺金二兩許候還不至欲歸寓午
餐又恐其人或來忍饑以待薄暮有踉蹌哭覓於途者叩其
數適相當究所需則賣豕殮親且將鬻女以殮也亟還之復
解贈三金戒勿鬻夜夢一神語之曰汝應無後此一事所全
實多可如願矣尋舉一孫熿入太學

朱志署邑篆石門王丞遇適公出盜犯數輩破械逸倉皇紆
道出南郭門遇者皆爲所傷至新橋逢醉人以挺猛禦却走
隨有捕役營兵夾擊俱就擒時康熙丙寅四月七日也
述異記康熙三十四年霪雨連月馬于發家墻壞墻址掘得

枸杞根一枚形如狗重三十餘斤衆以爲仙品上藥馬索價甚高卒無售者因割而貨之

述異記康熙辛巳十月二十二日監生顧子容侍御楊葵齋之婿也於早間病故是晚有顧子賓者乃沈扶九之僕收取房租正在賃房家數錢忽然仆地鼻歸命絕而子容蹶然而起家人驚問之子容曰我爲鬼役拘至城隍廟見廟前有數百小兒內中有識認者皆親戚痘亡之兒也後遇其久故姨夫曰所拘者非汝乃顧子賓也可速歸引我至家不覺復活但身體疲乏語言纔屬耳是年秋冬痘疹盛行故所見死兒之多也

嘉興府吳志陸稼書爲嘉定令有瞽者詣案自陳曰聰明王直之謂神公卽神也我不幸兩目無見特乞公一字批斷來生作有目人地下冥王必不違公言耳公笑允之後擢御史罷官歸著書自娛康熙乙亥冬並無疾苦午倦臥床口喃喃若與人談者有頃呼其家人曰忠愍公在此交代遂閉目而逝空中簫鼓喧闐合村無不共聞

西野筆談武林湧金門外湖中夜常有異光今年秋有漁人網得一石長尺許濶尺二寸厚二寸一綴商適見以千錢購之諦視乃二王書洛神賦世所傳玉版十三行也時翁康貽爲廣東學道歸僑寓我湖商特獻之公大悅酬以五百金筆

跡完好惟有篙痕數處真希世重寶也

東湖乘借山晚居化城寺先是有老僧是岸於寺傍築堤植楊柳數百株內爲塹河買龜魚放生其中歲以千計後有萊菔園鄉民過堤下見一龜踞四龜上游行草間異而掩取之競傳達寺中借山乃訪其家贖之歸仍放堤中其龜亦不大僅三寸許底正方如屏四隅各有玉色隆起如碁子狀

當湖風土紀畧乾隆二年有白燕一雙巢于平橋北首樓下三年又來兩雛

古狂隨筆閩人辜立儒名廷標者隨父商于乍遂家焉子二長雄爲縣役次四郎業縫工康熙間四郎浪跡至京依嚴西

武太史嚴薦于御史范長發爲長隨其從兄辜雲仲者立儒兄偉儒子也聞之亦至范處數年兩人頗有獲雲仲援例爲雲州吏目時立儒因訪子至京遂同之雲仲任所雲仲尋奉檄解餉往陝與雄相值先是雄亦去役從軍隸年羹堯麾下征西藏以泅水奪舟功授千總陞守備因辭職不赴亦之滇雲仲旋攝中佃州知州出資復爲雄及四郎在永平捐吏員考滿候選還里雍正十二年雄選四川中霸場巡檢四郎亦往京謀選中道聞授廣東獅嶺駙丞適歸舟爲漕艘所破卒雄亦卒于官獨立儒老而無恙買崑山顧相公宅移居焉乾隆二十年雲仲補嶧峨知縣還平湖塋親之任未幾亦罷

張志顧憑易居乍浦東門外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十九日為百齡初度有司將詳請建坊先期三日無疾而卒

新纂乾隆庚寅冬南門外張家涇有馬姓者掘古塚中有磚

長約二尺濶尺許朱書云元至正三年處士趙素功之墓及

發棺肌膚鬚眉宛然若生幅巾青袍雲履顏色與新製無異

馬懼以棺蓋擊其面應手黑乃出而焚之臭聞數里焚不能

盡投諸河自是村人數夜聞鬼哭時乍浦諸生楊以梅方舉

瘞骸會聞之棹舟工人往命從撈取之見其骸血筋縷

縷徒至原冢為加土築之乃安

不若園詩話張敦坡香谷友誼最篤曾作風雨對床圖敦坡

先一載沒次年香谷病革作詩云去歲秋風喪我兄今年秋

半了浮生清魂同到梅花下記得前身伴月明其風致非塵

埃中人也哲嗣耜洲昆季因合葬於邑之小西溪繞塋種梅

千樹以遂先志

張誠小西溪種梅詩梅花同域誦遺吟遶墓新成玉雪林明月影橫千載遠春風根到九

泉深田荆爛漫堂前茂謝草萋迷夢裏尋何似西溪三百樹清魂長抱對床心游魚涵泳繞晴灘清淺溪流夕照殘卜兆

經營親負土栽花愛護當承歡一培高塚同君復六月冰肌羨廣寒夜雨釣臺何限恨孤兒心緒比梅酸茫茫廣路夾香

塵成佛生天未了因地借武林標絕勝花從鄧尉買餘春孤高芳意符先躡清白家風啓後人雪魄冰魂招不盡少游墓

草幾回新從弟謙葬先塋誰奠清泉歌楚些連枝並帶玉無瑕題碑瞬息人千古謂曹慈山先生鋤月淒涼水一涯籬

脚周遭需束縛溪灣宛轉趁橫斜兒孫莫作寒梅看便筭詩中常棣華

張志羅模字鳴一居西門外艱苦力學年五十三猶困童子

試戊戌夏學使者彭元瑞拔補入庠覆校日中暑卒使者弔以文曰人生哀樂如飈轉輪賀者在室弔者在門炎官火織厥威何虐本自孤寒寧堪焦灼方將屬纊尙爾揮毫不如不售數或可逃五十年來寒磬苦學十二時中空花開落世上有人兩齊文福黃口科名白頭令僕獨汝偏窮一衿命畢何以解之莊生齊物一日之知浮屠三宿不待秋風文章已哭張志青龍橋地接泖河水勢湍急向駕以木時建時圯乾隆壬辰陸萬齡之妻張氏捐資易以石氏寡居老而盲建橋後目漸明年八十三猶康健善飯

寺觀附按邑琳宮梵宇大小百計茲不敢濫登姑仍前志所已錄者

賜棲心寺浙江通志參張志舊名化城菴在東湖弄珠樓東南明

宏治間知縣羅尚忠生祠詳祠祀後改爲菴旋圯僧是岸重建

國朝康熙四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召寺僧元璟至吳門按舊志作金山誤從完玉堂詩集改正

行宮

賜書棲心寺額僧元璟隨

駕紀恩詩脫白當湖水一灣蒼松翠竹掩雙關至尊恩眷親題額祇要棲心不罣山仁宗飛白惜無多堪笑義之帖

換鷺邁古超今成至寶山牕

日月事臨摹法王心印
帝王心一字蓮花一字金本是靈山又
親付囑流通震旦到干今

賜砥石硯及

御製製硯說 文恭紀 卷首 元璟因恭勒

御書於寺門復築室寺中曰

賜硯齋雍正三年重修

海寧查慎行重宿化城精舍和紅椒上人初自嶺外歸詩化城菴外水如天每到東湖愛

泊舟禪老巖嶺行脚債詩翁重續對床緣釋元至宿化城菴詩負郭精藍此最幽長堤風細柳絲齋鐘遠入春湖雨梵唄驚回古渡鷗自有神魚露世澤絕漁網下清流南薰似愛疎狂客吹散匡牀萬種愁張雲錦泛舟棲心寺示詩僧詩重陰如作暎一望滿平蕪精舍不通市昏鐘時過湖雀喧知雪近地冷種梅無羸得殘僧在清吟與客俱張世昌題棲心寺詩十年曾憶叩禪門此日相看景尚存旛彩低縈經數卷爐煙高遶佛三尊風翻古栢餘新蔭露拆空花長舊痕只有紅椒肥遶處廢鐘敗鼓自朝昏陸烜春日遊棲心寺詩歲月人間信有涯偶來蕭寺閱年華一番整整斜斜雨幾樹疎疎密密花暖徑忽融蝴蝶夢迴廊初散蜜蜂衙乘春行樂且如此臥聽山厨粥鼓搗

按各舊志寺觀皆先德藏教寺因其初建最古且近邑治

也今考棲心寺係

聖祖仁皇帝賜額敬改列於首

德藏教寺至元嘉禾志在當湖市唐會昌二年立光啟初廢

後唐清泰中鄉民邱邵請即故基新之名曰寶興宋大中祥

符八年改今名景祐初復葺之隆興二年重修廟宇魯衢有

記姚桐壽樂郊私語寺雖瀕市深嘉興府柳志元至正十六

年六月十一日燬于兵火明洪武初重建定為教寺宣德間

立僧會司德藏寺志畧纂寺有雙塔清泰中建名寶興塔宋元祐七年魯壽方兄弟

重修紹興三年魯珙再新之朱熹尊詩寺門雙山門宏治間塔並夕照挂林西影落東湖曲參差終不齊山門重建署

知縣楊冠題曰東湖第天王殿萬歷丁鐘樓山門內華光閣一山康熙四十年重修未重建久廢

淳祐初六殿永樂三年重建萬歷癸卯重修馬維銘重修前
 建久廢殿記考之列于西極有化人其宮金銀珠玉望
 若屯雲周穆王以為上帝之所居也而自視若累塊積蘇然
 或謂禦寇著書歸於莊老而參佛經西極之為西竺也化人
 之為佛也蓋不待漢明金人之夢而已較然開覺路矣佛經
 鉅麗華嚴而世界品所說如云某佛某世某樓閣臺觀某妙
 寶香幢芬陀利花不啻千萬言審爾則禦寇侈化人之言豈
 虛也哉梵宇之盛至梁天監極矣金陵其都會也餘風所暨
 溢於江左吾邑故吳地而隸於浙即不興僻瘠亦長水一名
 區也田賦之供川浦科貢之登鱗萃仕者獵纓組而慕名理
 處者踞蒲蕉而唱元宗以至王謝之倫支許之輩踵相接而
 耳相屬也城中僅一德藏寺奉三世尊於前殿凡釐祝祈禱
 雨暘之類畢之焉歲久日圯幾不可支每相與歎惋安得有
 大心之士現宰官而棟梁之晉陵王侯若惺筮仕吾邑蒞治
 再期化孚政治時和年豐其於黼黻皇途助勤民事皆已犁
 舉鳴琴之暇齋居味道翛然有裴公美趙闕道之致乃因緇
 素之請為葺前殿木石磚瓦丹漆瑤繪不移而具余履其地
 而若驚恍然如有悟也佛言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離
 一切諸相即名諸佛今茲之舉諸相儼然豈靈山付囑本指
 乎我試妄言之眾生以相為相者我人眾生壽者佛以相為

無相不着我人眾生壽者故曰佛說非身是名大身又曰莊
 嚴佛土即非莊嚴蓋身既非有相從何定佛土如燈籠露柱
 莊嚴如兎角龜毛微乎微乎化人以之現幻於西天穆王以
 之往賓於王母華嚴世界微塵諸佛剎皆是物也今以吾邑
 之小而有大心長者如侯飛仙息而來慨然外護非夫割滯
 着之關涉由庚之路包華胥於心胸者能然乎慙余不文碑
 而系之以詞曰當湖之水派自江左薩婆若海青蓮朶朶中
 有浮圖法王獅坐具大人相相好婀娜歷年累劫剝蝕毀墮
 牆壁瓦礫道無一可長者瞿然舟楫把柁墨綬銅章種因植
 果施物去相剎人忘我成之不日詎曰子來覺在人心迷最
 可哀甘露一灑五濁頓開貧則以力富則以財華鈴寶偏殿
 幢如中天臺瞻禮金像慈慧并該余為作誦靈山會迴偏殿
 二舊在廡下供伽藍祖師智者大師崇禎間改建南向遷伽
 藍于西而舊殿則供施侯三元焉伽藍像本露頂順治初
 有遊僧以毘盧帽冠之人指為地藏遂增道明大辯大悲閣
 十間王自此不復知伽藍矣東殿今亦改祀關帝大悲閣
 順治六年倪長圩二山門趙孟堅題曰後殿成化二年重建
 建後廢詳建置德藏講院知縣李翥詣殿
 拈香有甘露降于庭萬歷辛丑千手觀音殿成化間地藏殿
 重修陳萬錦有記文蕪不錄

外志

向為本寺公所凡遇公事首僧傳知眾房會集于此後立
 僧會即為公署外方官客送寓亦在此絕不累及眾房也
 禪堂萬歷庚子重建楊府碑記吾邑德藏禪堂者起自宋竹菴
 法師法界菴遷興蓮廢莫能殫述所不毀者惟佛殿僧房
 而禪室固蕭然矣嘉靖間世有禪室而堂宇太窄薪水屢空
 則仍蕭然也冢宰五臺陸公輩弔竹菴遺蹟而愍法教久湮
 數以歲大之數難其人也適有大慈文上人者出天台從崑
 師祝髮閉關寫藏戒行精專萬歷十四年陸公重而延之主
 持堂事會陸公姪明宇公捐金百兩議恢舊宇上人遂不憚
 辛勞負磚運土忘身罄囊不一年業有成績爾時歲饑民疫
 晨夕弗給而陸公官南都上人倚杖獨走謁之求為道地途
 病幾死歸來廣募邑中後一年而堂廡樓宇一切告成并造
 水陸聖像四十八軸向所謂堂宇蕭然者至此而蔚然可觀
 矣又念常住無資法侶難集時陸公謝事南還復懇道地帶
 日披霜募得米約二百有奇從雅毛君等僉議易近郭田三
 十七畝在明宇戶下期世世永傳無相失也向所謂薪水蕭
 然者至此而雲水寮康熙三年建鄭龍光碑記我湖招提林
 殷然可守矣立其在縣治肘腋首推德藏寺寺之西
 北隅為禪堂唐宋洎明歷有名德提倡真空志在藏典滄桑
 之後不無榛莽辛丑諸紳士公請古笠禪師為住持香嚴法

座咸快得人先是諸者宿僉謂寺者嗣也相嗣續于其中也
 然分房以僧徒為嗣續主賓無相去留不常爰拓舊址擬建
 雲水數楹以頓往來行衲而夙緣有待笠公承前人未竟之
 緒豎此方最勝之因俾桑門笻鉢不憂露處洵度世之寶筏
 矣事聞邑宰石麓倪侯擊節贊嘆捐俸鳩工擇吉治事復蒙
 鹽漕直指使君暨道府諸公憲檄報可允令勒石本堂以垂
 永久侯因屬龍水陸齋壇在禪堂東隆慶六年僧大慈募沈
 光薰墨紀其事忠重建久廢開窗括異志每設齋
 施主虔誠則及松風臺山月池梓樹坪雨花亭菊坡浦花堂
 茶現瑞花

竹庵並詳古蹟諸勝支院一十有四澄霽長生舊名西隱翠巖梧

竹即竹庵址妙巖舊名棲隱昇震萬歷中從棲隱分出舊名東溪法雲舊名棲雲雲隱

筠居雨花舊與禪堂為一即可觀師講經雨花之所嘉靖壬
 戌陸莊簡建琅函閣貯大藏經一部新安方道成

有記文竹深旭山東隱三房並嘉靖中基共三十九畝七分

九毫向俱免稅萬歷間有解餉之累議者謂眾房宜供役而
 不徵而眾房願起徵以免役遂分寺基公佔十二畝四

分七釐一毫房基辦糧二
十七畝二分三釐八毫
乾隆五十二年知縣王恒重修後

殿明知府徐霖宿德藏寺詩砌草庭花古寺幽淡雲疎雨送

鈍滿江波浪獨能遊借君椀內清香茗澆我胸中磊塊愁海

生古檜客夢出山房枯磬身心寂孤

梅寢食香幽沉數年事未忍對空王

按府柳志縣東一百步別有德藏講寺先教寺一年立建

炎中重建葺口天台教院在教寺後洪武間定為講寺宣

德間立僧會司猶在講寺之內考寺志載舊自城隍街至

陰陽街皆屬德藏基址今竹深等三房並從景賢祠遷此

則知二寺合併為一當在嘉靖間故府圖記以下遂止載

講寺矣

福源普慧禪寺嘉興府柳志在縣東南一里元皇慶元年建

明永樂二十年重修明廬陵陳循碑記嘉興海鹽之當湖里

張氏自號竹溪者其貲富甲鄉族樂善好施無所不用其力

乃集工材相地以建奉佛棲禪之所命曰福源普慧禪寺而

致杭之平山林和尚者住持其中時延祐五年戊午也記其

成者巴西鄧善之而雍虞伯生篆額吳興趙子昂書石三人

皆當時名公增重多矣林記有曰石屋琪禪師者繼之其後

兵燹寺廢三名公之文翰亦為蕩然洪武壬申寺始克復其

舊永樂辛卯繼琪禪師來住持斯寺者則賢公省菴也紹賢

公者則玉湖璵公如海宣公立庵峻公省菴病其隘且陋也

乃謀大而新之集眾貲以致材雖用之廣而揮之者愈奢不

以為費合眾力以舉工雖役之重而赴之者愈勤不以為勞
凡奉佛棲禪所宜有而不可闕且苟者靡一不備凡飯僧舍
官所當致而不可緩且廢者無一不精以壬申較延祐則過
之者遠矣究其所由無一出省庵夫凡欲就事者必公且
專非既其力而守之以無倦其必中止而必無可觀
有可觀而又堅且久能保其無譏諂於將來者蓋常鮮也若
省庵於福源普慧禪寺之修其庶幾哉畢事之日欲記其成

如延祐時刻之石傳不窮乃以書介其素往還之士禮部郎中雲間王君士睿求予製詞予愧文不逮鄧公之十一乃欲傳久過之理似不可然寺之近遠自有數不繫乎詞之工拙也故不辭為之書俾寓以復省庵之求云耳

二年僧本澄重建藏殿傳疑錄嘉靖初南寺未廢有一游僧放達自得常於寺化墨年餘聚無算

一暮忽於殿中白壁上書五大字曰心虛靈之覺字徑數丈筆法道勁初不知墨汁貯於何器用何物作筆也晨起相驚失僧所在

朱志嘉靖間改為兵備司署乃移建二十三都圓珠圩有浮圖七級井名福源泉水旱不竭徐階遷建福源寺碑記

在唐長慶間有佛寺三中為福源右大乘左善慶三寺比肩並峙而福源最大其遺址尚在至今猶號福源塘宋之季也遭兵燹廢前元盛時有富室張氏改建福源寺於當湖里石屋琪大師嘗為住持石屋道重宇內寺益有名元末又遭兵燹廢廢三十年僧大才初構法堂至國朝洪武二十五年續并諸小菴復成寺賜舊額焉永樂間僧維賢大而新之翰林學士陳公循為之記嘉靖甲寅梟寇犯平湖重兵屯守總督巡撫上官絡繹蒞縣縣故僻隘無所容有議設備兵憲司縣

大夫倉卒應命遂毀寺為兵備署而寺復廢云然福源遡唐千禩屢廢屢興地三易而故額無改類有神聖冥護烏可泯也故比部贈大理卿胥峯陸公暨伯子司空五臺公叔子故學憲湛菴公季子鄉進士雲臺君共愴斯事矢圖興復而二十三都舊第之東南眾水所瀦積沙成洲其圍如壁廣圍畝許夜常有光燭天固不耕之地也進士君繞洲增築拓為七畝請於官復建寺於洲之上首建浮屠七級藏石刻法華於中大理公父子既竭家資聚財鳩匠乃迎名釋法霽與其徒戒先來主寺事募緣佐工凡殿堂門廡齋厨禪室以次古完罔弗堅好里中太學陳生等咸德陸公又助貲以起佛閣經始於隆慶二年二月畢工於萬歷七年十二月視昔當湖之舊加壯麗焉臨川陳際泰記畧福源湖中古名利廢者再徙者再而卜築於華亭鄉之元珠圩四面都水遠望若浮漚飄梗梵音鐘磬宛在中央亦稱水寺寺東則禪堂在焉郡守龔勉題其堂曰禪觀堂又東則香積隔岸渡處多芙蓉名芙蓉渡渡頭水濶輕鱗隱鱗啖萍狎荇相尾而至此陸孝廉放生處也後為漁郎悞入於兩厓雜栽菱菱新秋菱花亂開水際若錦名菱花蕩而北即水明樓之北岡修竹千竿題為竹塢去竹塢西數武山僧祠陸氏有功斯寺者木主其中而南則書屋數椽即陸長卿著五經處其最西逼水一軒名水雲

軒與雲水相吞吐名人之過是刹者多為題詠抱軒之迴廊入南有僧鍵關處而關東隱隱可望金光溢目者長卿募塑十八大阿羅漢而彷彿中金水張氏畫法也羅漢為佛菩薩顏行列殿東西廡闢門而南浮圖西峙焉聞寶光每每耀夜康熙八年重修

福臻禪寺嘉興府柳志在縣北四里宋紹興六年建名福臻

院元末兵燬明洪武初重建定為禪寺程志後復廢萬歷二

十三年陸基誠重建陸錫恩碑記我湖距城當艮之陽有寺

兵燹之餘風雨剝蝕藉以髡酣作藪榱桷為薪濁法身文二風棲雨淋露凝雪鎖兀然不動村墟善人覆以襪襖間有感而興者羊鹿之勁不勝象王此其起滅相倚佛土作塵垢耳當是時先大夫夢襪神語曰爾復我居我福爾後先大夫省而拮据擘畫捐千金為倡復糾諸從昆季宗黨戚雅後先協助乃得鳩工工竣屬念曰四楹沈寥無住持僧歛忽蕉露耳乃遍訪蘭若中得無方老禪歷叅教乘閉關攝定作枯禪兀坐華亭船子道場老禪之重建也鉢中無勺粟之餘戒行

能歷伏諸方先大夫延住方丈復創殿若西方大悲三藥祖師天王伽藍者入莊嚴像若仁王大悲祖師阿羅漢梵天者不下百座施常住最圩田四十一畝五分明南趙孝廉復勸母姨施氏施颺圩田三十畝併資常住大開禪堂中閱教乘吁嗟先大夫之後七八年間益宏益潤法幢祖燈高暉倍朗茲老禪以功滿謝去其徒清安髮歲即為老禪提攜二十年來足為老禪副車請余勒石章之來禪余知清安必能發老禪頂後一段光明先大夫善施之功堅不隳矣乾隆五十三年知縣王恒重修

大乘禪寺嘉興府柳志在縣東北二十七里元延祐二年僧

頑石建內有玉泉池詳地理

青蓮教寺至元嘉禾志叅程志在縣西南二十里本石佛寺

唐咸亨中建宋治平元年改今名明洪武初定為教寺明嘉興

憲泊青蓮寺詩疎林返照下層層古寺維舟不見僧身老乞身鷗是伴夢中占夢蝶初驚祁寒恐失來春麥淺水猶殘薄

岸米偶為姻喪故制
旬掃愁惟有酒堪憑

普照教寺至元嘉禾志參程志在廣陳鎮公東寺本僧四院

宋治平元年改今名明洪武初定為教寺有塔巍然嘉靖間

慮倭寇登瞭燬之殿宇亦漸圯萬歷十八年知縣江環立石

優免基糧宋程珪勅建秀州海鹽縣普照寺記儒家言涉于

墨行有戾于聖人之門乃古今之通論也已矣然其為教能

使人歸于善而不淪于惡焉自漢而後三國兩晉南北二朝

隋唐五代無有不傾否噫非夫道結優遠善根深固其孰能

與于是哉梁武帝溺志于是而慨結生前善緣以植來生福

果知其果者見其懇至而樂從不知其果者則為罔置勿聽

故辨釋者後愈之而從釋者後愈熾之以見其真矣聖天

子在上命借化俗重寺炫邦修文以治諸內兼武以禦於外

無兵革之患有太平之歡又八十載矣吳之有郡曰嘉禾郡

之有邑曰海鹽邑之有鎮曰廣陳廣陳之鎮瀕海而塔院之

所繇興則自唐咸通三上海潮泛濫將害桑盛近鎮三郡務

興堤堰荷鍾皆至厥功惟茂乃於曲浦之內得石像一軀眾

口稱西天大聖之狀具而奏請因賜其額請道光焚修而住

焉有徒德因孫鄒子雲于祥符九年增修恢復九殿居其中

前則峙山門而表于東廊西廡後列禪堂僧房三十六于雲

逝惠祥繼焉法淨可道蓋且思外結眾緣內授衣鉢天聖壬

申不惜已勞不避寒暑碎元徧叩或施財發廩倒箱助功架

肩叠足而塔于是乎成就眾目覩之而生善念群心結之以

維福田其塔築鎮民作利益使無彼等又焉能建淨方之若

是哉余忝佩帝輝來躬茲盛累屆于院會去處惠祥備起制

基丐文刊石接續悠久經今二百年傳付弟子可道令嗣看

火同知興成之厥繇氓先人之舊業焉故屢屢勤請勿從堅

讓始為言之能以願修已者為眾心之所仰成大事之因緣

仍值交符遺誌無愧矣宋慶歷三年九月三班奉

職監 廣陳城茶鹽 稅兼烟火公事江宗立石

萬壽教寺至元嘉禾志參程志在廣陳鎮為西寺本保國勝

利院宋大中祥符元年改今名洪武初定為教寺東西寺殿

俱香楠樹叠斗成屋中虛無樑相傳得公輸之巧新纂康熙

外志

間圮乾隆四十一年重建高志一在衙前明初分出

按以上六寺府圖記皆領于僧會故依次類叙

西村寺程志纂在西門外宋紹興五年建明洪武間圮後改

為倉

詳建

復為廡壇萬歷二十八年知縣王義民重建邑人

過庭訓捨附寺東北偏田二分五釐擬建華嚴樓

沈懋孝復興西林寺

引漢塘之水自茗川下者滙于橋李諸湖其來自遠分派東
行長渠直下將五十里也乃始結局于當湖之西漸再起貫
城以出滙于湖心北遙接水海浦激之水潮汐逆行總合眾
流與東海之波臣偕至湖之東漸故城之東郭有金山廟宇
鎖之則秀結在東方矣西郭一帶萬程橋鎖之西林寺立于
橋之偏既有廟宇而韞輝上人再構禪林巋然特峙而秀結
又在西方矣於乎西方萬物所歸神靈諸聖所棲托也建暨
之人可少乎萬程之上天迴雲垂野廓煙銷覽夕照眺崇深
其樂無涯緩步入西林片月微挂名香沉沉繩床灑灑梵聲
飄飄從雲外來澹然瀾滌瀾茗而聽之巖旃林如已湧湧然

建暨畢了矣始成城之役余操版畚共事其間數十年建萬

程橋余助為之今西林寺余捐資少助以文為倡余于湖之

西方故數數有緣者四方諸彦乾隆五十二年知縣王恒重

倘緣合者多聊以寄余之心焉

修韓昌西林寺冒雨詩細雨能留客清棋破寂寥半城還撼

撼中路轉蕭蕭落葉隨山屐寒雲沒斷橋西窗今夜宿無

奈近

芭蕉

南禪寺嘉興府袁志福源舊基為陸莊簡宅後復捨宅為寺

新纂乾隆四十一年重修

長福寺宋志在城北二十四里泖浦塘東梁天監末建明嘉

靖間倭寇踞為巢一夕燬故址漸廢為田萬歷四十七年邑

人林士奇捐田重建

程志僧了塵托鉢過此一鶴鳴舞于上

擊柝于其處風雨晦冥無輟而鸛亦朝夕留止依依不遠
去居民目擊其異愛共樂助焉追計燬時適一週甲子

圓證寺朱志在顧書堵明嘉靖間邑人沈宏光重建

瑞祥寺程志作祥瑞菴乍浦志舊在湯山巔火于倭移築稍下鄞縣王六

龍湯山曉鐘山堂記浦有八景其一則湯山瑞祥曉鐘聲聞
百里鐘昔浮海來事頗誕故老能言之寺舊名瑞祥遭兵燹
移荆山半鐘亦以火故失聲且徙置他寺矣予友因仲題為
曉鐘山堂以存鐘也季秋十八日因仲借余與雪溪往遊焉
抵山寺時將下春山僧煮茗粥作供罷問可飲乎因仲曰未
也夕陽在山尋一二幽致以歸何如遂登山相與談結茆出
世事則尋山腰深靜處得僻址以歸談吾社忘機之旨則于
蘆明沙淨處得野鷗聲以歸入林見獵子捲網帶禽因論雲
棲大師放生勝果感刀弓血腥之慘作菩薩低眉狀以歸跌
深松話禪寂適山僧夜課隔嶺得磬聲窈漠以歸既歸山堂
因仲乃命酌余飲不蕉葉雪溪曰聊取適意不在酒也然東
林之社有破戒客矣酒既酣振衣長嘯于曰今夕之主吾盟
者素輝良友待吾輩于山巔盡往從之巔臨大海吾三人選
石倚坐其上時月近危室間海雲清之須臾撤盡忽焉一白
山光連月海氣連山瑤圃積玉不是過也露深氣肅薄裘知
寒乃歸山堂煮酒更酌月將午矣復取徑自北山下平沙無

根蔓不見人即志所切克寬提兵擒海寇指湯山為我家

山處也顧謂因仲曰昔李華作吊古戰場文此其時乎笑而
誦之覺陰燐野哭百感交集矣過此為捍海塘西連秦駐遵
而南則為苦竹山天妃宮巋然峙焉下臨巨石即所稱姜女
搗砧處亦入景之一余望越山不可見指鴻濛雪浪外
聽號禽愀然深鄉思焉必竹林菴渡石澗步翳然林木處
則暗香襲人望山半嶺石齒齒可扳而企也復歸山堂方丈
燈懸清香篆几因仲乃誦金剛六如偈誦訖雪溪取蒲團命
跏坐茶聲起磬聲歇目瞑香沉各得一輕安也久之海潮至
矣接天遙白雅山浮其上孤城湮其下幾不可辨諦視之則
內霧外潮連為一色因此想白霧堆中睡鄉醉鄉不知其幾
吾三人從高視卑從醒視夢獨領造物幽杳之奇于冥色更
深層巔千仞之際俯仰情深徒相視發三嘆耳徘徊間遙聞
譙漏從霧中出清聲冷然漸趨曉矣雪溪曰倘得飛來鐘在
應候而鳴不甚韻乎今昔存亡感慨係之予曰但識曉鐘山
堂之義鐘聲已吟然在吾耳中矣東方微白乃下詠歸託
山僧謝吾良友分清輝而送之

潮音寺乍浦志在雅山下塘口為宋元古刹火于倭陸澄原
募疏乍

浦濱海羣山坡陀雖供遠眺然皆魁父之邱無片石可據足當坡公所畫元章所癖靈運所肆意遊娛動踰旬朔者豈海若山靈以癖愛無其人而不為見奇獻異耶適余與同社諸兄遊雅山俗所傳惹山者也山不過數十仞而石態萬狀森聳連類碁置林立有若初平叱起公孫牧來釣掣任公擾馴劉累鹽車之鳴峻坂風脚之行于闔罄折欲揖為石丈人投袂而立如望夫婦種種肖似快人心目至其兩巔危峰絕壁拔地百尺嵌空玲瓏險歛岬嶠置足則駭瀾下斯眩則仙人洞在焉升降無路遊者往往脫幘褰衣側身攀掛始得瞻憩焉夫石有此奇而人不知顧者以此地無名刹麗宇能使皈依渙散之情疎發良遊之興也山址舊寺頽垣敗椽淒其以風居者且不能安而何有于來者乎假令飛來無靈隱牛首無雪浪則冷泉一片石獻花千種奇亦與惹山同其寂寞耳余亟語同遊安得邀山海之靈令十方檀信鼎新古寺金壁燿燦更令地主大發雅懷植修竹樹喬松灌莽葦叢菁葱蒼茂巢鶴翔鸞將來當奪天妃龍湫之遊履而低回吟嘯庶不負于此不也越十日而山僧海潮者以疏冊來云擬建佛閣禪堂願力甚廣余不覺鼓掌而夙昔同遊相顧大笑曰有是哉山靈海若果聞子之言乎我鄉多英人勝士同蘇仙米顛謝客之致者則斯役也當不日成之豈俟喃喃然福田果報之哉

祝也

西林禪院程志叅朱志在西門外西南隅相傳魯簡肅西臯

園舊址

明包世杰重建西林禪院記世謂名山勝境為諸佛道場而王舍城中闐闐喧囂諸惡所聚則以為眾

業報之地竊以為不然夫境無染淨皆由心造以淨心而入喧囂喧囂自寂以染心而居幽僻幽僻正譁何以故眾生有身因有器世界即以身而此量之外而眼耳鼻舌身內而意識身名六根是六根者當其奔馳佚樂酣醉色塵架無名之箭挽不返之弓射利射影射形俯仰轉盼不知造幾許惡業矣而忽焉馳者息醉者醒矟屠刀之技而立于不爭之宇其觀闢智豈不蠻觸哉而况乎了知自性清淨本無染汚一切名相皆從假立則大地山河在其一毛孔中何不可作大佛也鵝湖邑志具載西林禪院創在勝國時而近為倭所擾化為閭閻梵唄之聲銷於機杼問矣陸莊簡公現宰官身護法而通微宗乘不墮以深心奉塵刹咫尺精藍忍使其埋沒于荒烟野漠之間乎時雲棲律師廣隱戒行精嚴慨然欲鼎新之意與莊簡公合萬歷甲午來主其事而明宇居士暨比部上舍捐地之為畝者二以助之邑宰王公稽查邑志舊名

贈以斯額師于是罄衣鉢之資創三楹以延雲水而弛擔者
如歸駐杖者如舊矣夫論此彈丸之地于器世界寧獨勝于
小千大千卽以就李論之不過一撮土耳而端坐習禪了知
實相則一隙之空與十方之空何別乎而衆生之自在受用
與諸佛菩薩之自在受用又寧有別乎廣隱但當隨緣識性
因類度生不戀雲棲不厭當湖使一闡提輩皆悉皈依以此
上酬法乳下報檀施吾許嘉禾之西大殿傾廢順治十八年
林他日與廬山之東林並垂不朽矣
重建

東林禪院程志叅朱志在東門外相傳魯簡肅東臯園舊址

明萬歷間重建

馬維銘重建東林禪院記古有捨宅爲寺者皆名人才子國王大臣我邑濱海一隅此希

有事目所未見耳所未聞有月懷者本姓陸從幼念佛俗呼爲佛子未出家時有宅一區計若干畝老無子棄俗出家俗呼爲頭陀一女一婿仍朝夕孝事惟謹婿卽履西亦棄俗爲僧有三學上人者少年苦行頭陀身爲供養三學不屑屑受供而卽就其宅與不佞輩結遠公社宅未有僧舍造禪室一所未有法像裝觀世音一尊于是盡棟雲興金容日麗六時

禮誦法流與湖水同清四衆皈依慧燈與海月共照亦既知
止蓋亦有年今春仲月懷自知涅槃將至對衆捨宅創院住
持以邑中舊有東林寺請不佞書東林二字立額于門外不
數日兀然端坐化共議構小埭于所捨地中完窻窻之事禮
也是日觀者數千人有父老不禁饒舌曰是惟懷之能捨
宅亦惟其婿之能不利其宅以成懷志皆可嘉尚乃族人欲
瓜分其地聚室而謀訟焉邑大夫台曲吳侯趨懲之余請于
侯佃以已資復請于臬司署察給帖而衆始定我聞佛不能
度無緣今日之舉緣在侯是佛以無說說侯以無聞聞若非
侯則不佞且難逃督責其若父老何侯于我邑愛民好土種
種善政等以意外需調行矣余故并鑄諸石亦去思碑之疇
矢也其辭曰當湖之水其流湯湯中有佛子往生西方遺命
捨宅鬱爲寶坊異人者心覲覲不忘猗歟吳侯濟世慈航見
此善事亦足以臧慨然外護作彼津梁粵余作頌火宅清涼
康熙十九年燬于火復葺一在新倉萬歷三十六年建康熙

十九年復葺

真實禪院朱志纂在西門外刑部郎中毛湛建內附毛氏宗

祠

栢子禪院朱志在乍浦西門內明崇禎十五年建
按乍浦志作萬歷間建

四明禪院乍浦志在乍浦東門內明嘉靖時建

中普陀禪院新纂在外蒲山
詳地理

法華禪院宋志在新倉後明崇禎間建

紫青禪院程志在石莊南舊名北聖堂

通真禪院程志在鳳凰基西圩舊名南聖堂邑人陸懋學重

建有斷碑

報本塔院嘉興府劉志叅張志在當湖沙盆圩有磚塔七層

明嘉靖間邑人陸杲建

孫植報本塔記予邑治當湖湖滙塘涇浦淑諸水東北注之三泖東南九

山屏列海上湖中有洲曰小瀛洲直邑之東南與隅形家者云須建塔其上以當巽峯鍾靈標勝乃于邑之人文物華攸壯粵自宣德分治以來百三十年莫有舉者邑父老胥語及之嘉靖癸亥鄉先生祠部陸公謀之給練祐山馮公憲副上莘趙公輩而協遂造觀經度鳩工庀材躬任其勞資費甚鉅時邑侯而下與鄉之士人雖樂有助者而公之已力實有什百焉初以洲之土淖塿成就圯公乃衡力撤以更之石灰甃離甃累加固益稱堅永訖工隆慶丙寅公名其塔曰報本滄之前列置穹石擬廬山五老峯傍築赤松幻室湖中築放魚磯悠然亭巖幽鱗泳與塿影對公既已為記而鄉士大夫州守曹君亦復記之乃茲鄉耆楊君廷錫庠友朱君朝銓又以屬言于予予昔竊官南北不獲贊公茲役昨自庚午之春歸來故里與客放舟當湖遂登茲塿之顛平挹海峯俯瞰闌市如振衣雲霄之上其下泓波澄碧遠涵山色應原膏壤雲木連陰予乃憑欄延眺以語客曰美哉茲塿之勝壯觀予邑若此乎前所謂形家之說信當屹為表鎮矣公肇茲舉其當承有紀哉昔歐文忠以浮屠法若有能舍已之有崇飭尊嚴我則能陰相之所欲如志今公于茲塿以報本名覈諸忠孝大

平湖縣志

卷十

外志

吳

節其齋心頂禮之詞上以祝釐于君國下以錫祐于士民則豈為資已冥福之地耶至于雄鎮一邑表衛風氣實有證于形家宏禪文物又豈為登高覽勝私其舉于一已者哉蓋嘗觀公世德家承博達好修自其解組歸隱敦禮表族置義田家塾仁及宗黨立鄉約以戒不淑周施恤匱鄉人咸頌德之其垂休錫美所謂忠孝以為報者克遺後賢論者蓋以比之竇禹鈞萬石君也乃因為公增記而并識之後百千年予邑有論公之世覽公之蹟者當與茲塔並存而予亦得以文字托諸貞石因公以傳為有幸云若夫增之建式工庸詳具公記茲不備載陸杲報本增記增者華言增楚語浮圖浮圖之始考諸天竺書阿育王于釋迦文涅槃後為之用以藏佛舍利儲靈布祐廣為人天利益後世堪輿家又以浮圖之建培形增勝賈助于山川其所關甚大予嘗私為叅論歸依有所而精誠感召之極足以助國福民理固有之乃若一方之內樹以偉觀則風氣攸凝而疆宇安定在理亦未必無也繫我平湖故為海鹽一雉瓌自國朝宣德間初析為邑議者謂邑四郊悉無浮圖以鎮是以山川風氣不固不完欲建增于邑之案山以迓集靈祉先伯兄大司空是其言意已有注矣會值召起重以倭亂遂停後十年為嘉靖壬戌鄉先生給諫馮公輩暨諸父老申前議轉篤僉以邑城之與隅鵠湖之中洲

眾秀所鍾也增建其上為宜復以予曾修錦峯山增頗得其方屬余典其事受茲羣委夙夜靡敢暇逸經度規為務竭心營時亦有聞風而佐其費者越四載而增成增既成名之日報本明報其所本也蓋天地者萬物之本也大君者萬民之本也父母者身之本也師者闡教作人之本也統宇宙所有莫不有本容無以報之乎欲報之德若于無所寄爰建斯增羅眾僧于其下日拜禮之仰而頌祝俯而祈禱各蕪夫忠孝之躋以效所得盡明報其所本一息不忍忘也由是精神旁達神聖護持將悉酬其所願禍亂祓除財用充裕存者享壽考逝者資冥福人文宣著聲光被乎百世則增之為用豈其微哉是役也肇于癸亥夏六月甲寅築累歲餘業將就而遽圯綠洲地最卑厥土淖而不堅于是輟而改築其下加累以石十層而址基始固古增雜用輒木稍久輒毀今盡用甄石灰瓦不礪以一切易朽之物雖屹立千百年可保其無虞也製凡七級廣圍十一丈有奇高十九丈有奇四圍華簷繞之上下角皆懸鈴聲聞數里其北將為增院匠氏之工凡萬五千六百役夫之工凡萬九千五百灰石甄瓦鐵以數萬計勞費甚鉅運至丙寅秋九月丁未而工乃畢焉其諸應募相助者雖貴賤富貧多寡先後不一其人要皆薄利而好義者也已別勒石紀其姓氏矣若夫專于省試慎于出納則鄉耆楊

君廷錫庠友朱君朝銓之力居多夫事有繫于增而纖悉必
書志夫集事維艱惟期于底績而不以一簣虧九仞意以報
本是重也報本之念人皆有之用俾來者之有考見云
萬歷間侍郎陸長庚增建後樓
七間 範銅佛七尊
大鐘磬各一

國朝順治十六年塔圯十七年諸生林喬捐銀五百兩舉人馮

洪業捐銀二百兩鳩工重建歷久未竣康熙二十五年翰林

陸萊勸輸經理改七層為五置常住田四十三畝有奇陸世楷重

建報本塔記浮圖之說原于釋氏其在西域則以瘞佛骨及

供養舍利而建也中國仿其制者遂有塔與支提之別而形

家者言謂其有關地勢且專主文峯于是都邑之間窳堵坡

相望焉觀其結架之崇嚴塗飾之宏麗金輪耀日寶鐸凌風

固足助秀山川而分光牽壁矣若夫和明之景肅爽之辰乘

輿湧羣登高眺遠則又非此無以稱一方勝概也吾湖自宣

德分邑以來迄于嘉靖之季閱一百三十餘年民物之殷科

名之盛已云地靈而人傑矣乃環顧四境之中海畔青來湖

濱綠滿獨無穿雲侵漢者以映帶其間于建置不幾缺畧乎

此我族贈司寇胥峯公謀于給諫祐山馮公憲副上莘趙公

選鸚鵡之芳洲開袈裟之淨域經營四載一築再築而甫成

茲塔也名以報本前記詳言之矣乃洲狹百畝而塔高七重

狹則力薄怯于載重高則勢孤艱于持危未及百年遂致傾

圯夫締造者前哲之功修舉者後賢之責故邑中士大夫咸

以廢墜為憂而汲汲焉議其興復然而物力既微人情猶渙
雖以我族筠修方伯公倡募于先鶴田侍御踵勞于後而財
勢恒匱作止不時歲月遷延訖難竟緒逮我家義山太史復
為竭力鼓勸鳩聚多資然後施以露槃表之輪相而塔乃底
于成又終以力薄勢孤為慮因降七重為五重而更有國學
鄒銓棄家披剃塏院法號蒼雲捐資建石橋以連屬于右岸
庶幾有所附麗而地以寧塔亦固矣登眺于斯者仰窺碧落
俯矚青疇望煙岫之參差覽晴湖之灑灑娛目騁懷肩為摩
而趾為錯也而近睇交衢則翬飛鱗次遙瞻聖序則鳳起蛟
騰高標偕傑閣爭雄殊網與金幡競麗共嘉後賢之績不益
懷前哲之徽乎是役也先後勸導雖出我族諸紳而毅然主
持使士民皆有所觀勸者惟邑父母是賴與筠修公始事者
則金侯聲遠倪侯石麓也與鶴田踵事者則蔡侯子實張侯
振南也今則朱侯兆公與義山共董厥成焉其釋氏之有勞

于茲者鑑公湛兮慈公大音及監院堅密濟也其士民之贊襄者初則有韓劍先鄒曙升李紳吾族叔水立諸人繼則宣力效勞不一其人而始終經理者則虞卿叔一人也其捐資之最者則吾族汝川令語山馮徵君兼山劉文學初炳林文學楚南與城中各典布莊每疋一文之勸其以次而殺者一一勒諸石也塏之圯在順治己亥經始于庚子之臘落成于戊辰之冬計二十有九年製高如前而廣圍倍之所募銀錢共五千八百有奇皆以供工料之用較昔始皆倍焉蓋欲速者易隳而圖全者常存觀今日修復之艱難卜異時建豎之久遠是不可以無記若重建始末另詳紀事并義山合尖記云陸榮東湖寶塏合尖記康熙二十有五年歲在丙寅月惟庚子壬辰之日戊申之時朔風不冽絲雨溶溶塏尖既升觀者欣悅可止老人合掌讚曰此百千人眾恒河沙之所聚而居士數輩經營奔走合龍象之力以襄事而有成者乎當塏心將豎邑侯朱公甫下車即為宣教倡輸補其不足以底于成嗟乎天下事不成不如不為為之未有不成者或為之而不成必視其事為眾人之事而欲其功為一己之功也故方其始余之視浮屠不以為浮屠也以為一人與百千人七尺之軀也有軀無首其謂之完人乎有首不冠其謂以為人而敬仰之乎故浮屠之有層構也不以為層構而以為人之

臟有五腑有六也浮屠之有塏壇檐楹也不以為塏壇檐楹而以為人之毫毛麗于膚肢體動于外也浮屠之有門洞與級道也不以為門洞級道而以為人之孔竅達于表穴脉榮絡周流于中也則今日之穹然而螺盤以為頂者非浮屠之頂即一人與千百人所戴之首也其俯而伏仰而承圍而續覆而翼垂而繫銳然而直上以為釜者缸者輪者蓋者索者峯者非浮屠之為釜為缸為輪為蓋為索為峯也即一人百千人首之冠纓纓簪也向也無首而今有首向也不冠而今也冠則向之為而不成者今日其謂之成可乎蓋為之者以力所以為之者以心心主之力輔之必有至真無假之心而後有至塞可通之力必有至公無私之心而後有至重可輕之力必有至信無疑之心而後有至獨可眾之力心之所至力斯赴之力之所至心更化之上而忘身憂國忠于朝廷下而推已及物福被黎庶皆此心此力也無他任其事為一己之事推其功為眾人之功而已矣至于佛氏因果之說形家秀結之言固不敢概以為妄然余知成其所未成耳更何問焉是役也相助為理各協心力不一其人而經理監視虞卿叔一身是任至金錢出納余親領筭鑰不敢旁委焉其捐輸姓氏別為開載凡役工匠六千二百人用白金八百餘兩錢三百七十貫有奇至銅鐵木竹磚灰薪炭之數別為登記以

二十六年未竟之事十六旬告竣而余坐觀其成可謂幸矣昔者夫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戒其不當止今一簣已成可止則止余竊自號曰可止老人而為之記嗟乎頂成尖合而簷瓦必翬欄榦必施則高冠端綏而峙者上衣下裳尚有藉于園客 乾隆十八年知縣翟天翱葺之三十四年知縣周之絲哉

昭仔又葺 有碑文 新纂 乾隆五十三年知縣王恒重修 馮敏 不錄 効沙

汀塔院詩 文筆巍巍出水央登臨直接五雲鄉寒飛海上諸山兩月落城中萬瓦霜禮佛悠悠板疊磴行歌曲曲繞迴廊法堂鐘磬朝還暮不是瀛洲是上方靈舍遊當湖塔院眺乍浦諸山詩 登臨還極目浩蕩踏金鼇近海濤聲壯連山霧氣高岸腥魚集網霜冷雁投壕野渡歸來晚秋風繞桔槔陸載紀晚登報本埕詩 夕陽遠景淡相和差喜東風變舊柯直上雲霄青靄合俯窺城郭翠煙多一聲清磬蒲帆出九派寒潮夜月過二十年來空有賦登臨莫漫發長歌沈初九日登報本寺浮圖詩 峇嶺古埕聳禪關百里西風眺望間樹影紅藏湖外寺天邊青出海門山荒田看盡飢鳥噪小市相逢醉客還莫漫登高悲舊侶 芬然霜菊對人閑

興福院 九山補志在陳山 俗呼陳山寺 宋紹熙間重建基最廣山

門在牛橋殿凡十八相接至山頂田畝甚多明洪武二年以

寺僧道不法事籍沒寺以有龍祠得不廢 韋李二天王像乃

中欲易四金剛將毀之乃托夢于陳山僧真秀曰我向在平湖今思來山中德藏僧亦夢天王辭去陳山僧往訪大奇之乃具舟裝載像本增塑 殿後為積翠軒李天植築 殿前銀杏不覺其重遂遷至山 毀後為積翠軒李天植築 樹高二丈餘係天 順治四年重修 王端遊陳山寺詩 曲折花溪宛轉橋植手植 順治四年重修 參天石笋絡藤條人間仙境無塵到世上浮名此地消畫棟香泥巢白燕碧欄曉露滴紅蕉涵空臺畔堪吟眺千點蒼山萬里潮

按府圖記載興福院與壽康祐聖二道院同領于道會司

當是籍沒後嘗屬之道士其仍歸僧人住持年分無考

青龍觀 九山補志在觀山西麓久圯僧湛之欲拓地改剝因

啟古墓縣禁之遂撤工

鹿苑朱志在縣東南三里順治間居民陸輔臣捨建其西偏

為諸生陸大勳奇勳書齋併捐作禪室西野筆談向有陸氏夫婦家小康無嗣以

所居為僧舍捐田十畝饑僧死即墓于後供神位于佛之旁名曰陸苑附報本塔管業後有僧居之改今名田棄位毀并

掘其墓為菜圃

湖隱菴程志一名祈堂在梯雲橋南宋慶歷五年僧黃龍建

明洪武間重修雄麗宏敞後居民侵削過半

葦菴程志在南司東隅

毛夫人持金剛經三十餘年願朝南海而嚴於內誠每附尼師往禮一瓣香及期吉祥而逝孝子毛湛謂大士導引之力故於尼師挂瓢處題曰南葦遂設母位於佛座側陳繼儒題額

飛錫菴程志在當湖東岸湖有潛龍以錫杖制之朱志住持

心鑑旅亭置基田九畝張明宇捨田九畝六分金繼山捨田

六畝

萬峯菴朱志在飛錫菴北圩僧元洪募建當湖風土紀畧湖

中無山以菴當之新纂乾隆五十三年知縣王恒重修盧生甫詩

一僧斷指開金碧海國鄉園棄若漚湖上市收人寂後疎鐘來打夢回頭

普濟菴程志在化城菴南昔曾設壇祈雨于此後有白衣觀

音像禱之多男

趙韓竹枝詞白衣菴裏乞蓮胎儂拜觀音郎抱孩繡得雙旛猶未上阿師先送小名來盧

生甫詩古殿虛寒閉佛燈一重籬外棘縱橫繡衣當日讀書處惟聽蕭蕭風竹聲沈修齡詩亞字紅欄樓角東靈旗不滿

一竿風鐘聲初靜潮聲新纂菴為僧行堅自焚處其北為湖打春雨祠堂碧草中濱香阜東湖志俗呼三官堂神俱石像節之以金相各不同祈禱靈應相傳明正嘉時湖稱白洋渡最為險要有

客夜被盜投水浮浮湖面若有神扶之以行遂至東岸天明遇救得不死乃捐金建廟乾隆二年重建

按府吳志載普濟菴為元賀傑舊宅邑人陳朗徐志鼎詩

並述其事而盧生甫詩注謂陸炯讀書處沈修齡詩注又

謂舊係沈榮祠堂三說均無碑版可証存以俟考

廣嗣菴張志在五沈蕩沈為東建俗呼北林禪院今廢

梵香菴張志在南門外詳祠祀

散花菴程志在小南門外二里百步橋南陸澄原有記字泐不錄

雨華菴宋志在西門外僧費雲募建

曹溪菴宋志在北門外順治十四年舉人郭雍圖建其西為

藕花菴僧超性明本同募建又西為翔香菴邑人胡濬建

清河菴程志在北門外五里張八尼建

三聚菴程志在城外西南隅當漢水東流之委形家謂其地

宜隆起邑人李夢秦周應仁張廣裁建址僅三畝五分水周環之有八景曰水樹

垂簾波雲侵几初暘洗漾皎月澄流柳外輕舸籬邊漁纜近市橫橋遙村湧塔

竹溪菴朱志在小南門外葛家橋康熙間建陸棻竹溪功德林記竹溪菴在

邑南隅而稍西偏去城二里許舊為民居面葛家橋河流南環而襟于右前有蔬圃後有竹林境頗幽勝德藏寺僧澹雲傾鉢資構之奉伊阨禪師住錫而已為首座伊阨係平陽法嗣性樂禪靜甬東士大夫請主天童者再師再辭不赴當示寂時澹雲方邁病遂付拂于鹿苑澹然澹然業耕日不識一了字既受戒豁然心開今且升堂說法醉茗如華鐘之受扣增築寮房雲水爰集整頓為一叢林矣余向者訪伊阨入佛堂之右廂見有功德林香火羅列神主不少余喟然嘆曰是尤宜以待無祀者假伊蒲之供免若敖之餒其可也先外父楊淇園公無子春秋伏臘余設位而祀之念其久而或不繼

也丁卯秋製淇園公神主附以洪屠兩配香華鼓樂奉安于功德林捐田四畝六分有奇為香火費儻有同志者續而充之田日以增功德日以永其旁為香嚴菴康熙十九年建過余其且為濫觴之源矣乎雖鹿苑在通都大邑等于窳谷茂簾香嚴菴記凡法門宗印雖鹿苑在通都大邑等于窳谷茂林無分喧寂也然梅林尊宿每與片石孤雲結伴未嘗不避喧棲寂焉吾湖法建上人夙植慧根博綜貝葉久駐錫于闕祠偕苾芻法侶策勵薰修精虔持誦但祠立闌闕中央市陌聲繁緇素履錯雖云境不碍心而應緣難簡營慮難淨遂與僻徑結茆之想適去南城三里許有蓬廬數楹啟戶向平川望衡罕雜沓修篁密樹掩映四圍因購為蘭若小築將奉莊嚴佛相展燕檀供盞之忱兼作清淨禪扉需擊竹拈花之悟因教典與宗乘並載香嚴為法門龍象遂以名菴竚看上人移鉢擁團叅密諦續慧燈將來白度度人匪僅如枯木倚寒崖三冬無煖氣作自了漢也上人以為然否

普福菴朱志在福臻寺東順治十五年重葺

定光菴朱志在西門外康熙九年邑人洪令望建

